

故事一百種

水淹七軍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36



水淹七軍

話說劉備得了西川之後，建安二十四年又得了漢中之地。



龐德

水淹七軍

因是，孔明法正等文武衆官，共推玄德爲漢中王。曹操聞知大怒，即時傳令，盡起傾國之兵，要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。一人出班諫曰：「不可，臣有一計，不須張弓隻箭，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；待其兵衰力盡，只須一將往征之，便可成功。」

808367



操視其人，乃司馬懿也。操喜，問曰：「有何高見？」懿曰：「江東孫權，以妹嫁劉備，而又乘間竊取回去；劉備又據佔荊州，不還彼此，俱有切齒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辯之士，齎書往說孫權，使與兵取荊州，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。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，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，勢必危矣。」

操大喜，即修書令滿寵爲使，星夜投江東去見孫權。權知滿寵到，遂與謀士商議。張昭進曰：「魏與吳本無讎，今滿寵來，必有講和之意，可以禮接之。」

權依其言，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。禮畢，權以賓禮待寵。寵呈上操書曰：「吳魏自來無讎，皆因劉備之故，致生嫌隙，魏王差某到此，約將軍攻取荊州，魏王——是時曹操已封魏王——」

以兵臨漢川，首尾夾擊。破劉之後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」

孫權閱書畢，設筵款待滿寵，送歸館舍安歇。權與衆謀士商議。顧雍曰：「雖是說詞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滿寵回，約會曹操，首尾相擊；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，方可行事。」諸葛瑾曰：「某聞雲長自到荊州，劉備娶與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，未許字人。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。若雲長肯許，卽與雲長計議，共破曹操。若雲長不肯，然後助曹取荊州。」

孫權用其謀。先送滿寵回許都，却遣諸葛瑾爲使，投荊州來。入城見雲長禮畢。雲長曰：「子瑜——諸葛瑾表字——此來何意？」瑾曰：「特來求結兩家之好。吾主吳侯有一子，甚聰明。聞將軍有一女，特來求親。兩家結好，併力破曹。此誠美事，請君侯思之。」

雲長勃然大怒曰：『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？不看汝弟之面，立

斬汝首！再休多言！』遂喚左右逐出。

瑾抱頭鼠竄，回見吳侯，不敢隱匿，遂以實告。權大怒曰：『何太無禮耶！』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，商議取荊州之策。步騭曰：『曹操久欲篡漢，所懼者劉備也；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，此嫁禍於吳也。』權曰：『孤亦欲取荊州



久矣。』

驚曰：『目下曹仁屯兵於襄陽樊城，又無長江之險，旱路可取荆州，如何不取，卻令主公動兵？只此便見其心。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，雲長必領荆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雲長一動，主公可遣一將，暗取荆州，一舉可得矣。』

權從其議，即時遣使過江。上書曹操，陳說此事。操大喜，發付使者先回，隨遣滿寵往樊城，助曹仁爲參謀官，商議動兵；一面寄書與東吳，令領兵水路接應，以取荆州。

卻說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，欲取荆州，飛報入蜀。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『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；然吳中謀士極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。』漢中王曰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

孔明曰：『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敵

軍膽寒，自然瓦解矣。

漢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，齎捧誥命投荆州來。雲長出郭，接入城，即拜受印綬。費詩交出王旨，令雲長領兵取樊城。雲長領命，即時便差傅士仁、糜芳二人爲先鋒，先引一軍於荆州城外屯紮，一面設宴城中，款待費詩。

飲至二更，忽報城外寨中火起。雲長即披挂上馬，出城看時，乃是傅士仁



糜芳飲酒，帳後遺火，燒著火礮，滿營撼動，把軍器糧草，蓋皆燒燬。雲長引兵救撲，至四更方纔火滅。

雲長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責之曰：『吾令汝二人作先鋒，不會出師，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，火礮打死本部軍人，如此誤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！』叱令斬之。費詩告曰：『未曾出師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，可暫免其罪。』雲長怒氣不息，叱二人曰：『吾不看費司馬之面，必斬汝二人之首！』乃喚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鋒印綬，罰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。且曰：『吾若得勝回來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罰！』

二人滿面羞慚，諾諾而去。雲長乃命廖化爲先鋒，關平爲副將，自總中軍，馬良、伊籍爲參軍，一同前進，奔襄陽大路而來。曹仁

正在城中，忽報雲長自領兵來。仁大驚，欲堅守不出。副將翟元曰：「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，今彼自來，是送死也。何故避之？」參謀滿寵諫曰：「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，未可輕敵。不如堅守，乃為上策。」驍將夏侯存曰：「此書生之言耳。豈不聞『水來



土掩，將至兵迎。我軍以逸待勞，自可取勝。」

曹仁從其言，令滿寵守樊城，自領兵來迎雲長。雲長知曹兵來，喚關平、廖化二將，受計而往。與曹兵兩陣對圓。廖化出馬搦戰，翟元出迎。二

將戰不多時，化詐敗撥馬便走，翟元從後追殺，荊州兵退二十里。次日，又來搦戰。夏侯存、翟元一齊出迎，荊州兵又敗。又追殺二十餘里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。曹仁急命前軍速回，背後關平、廖化殺來，曹兵大亂。曹仁知是中計，先領一軍飛奔襄陽，離城數里，前面繡旗招颺，雲長勒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曹仁胆戰心驚，不敢交鋒，望襄陽斜路而走。雲長不趕。

須臾，夏侯存軍至，見了雲長，大怒，便與雲長交鋒，只一合，被雲長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關平趕上，一刀斬之。乘勢追殺，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雲長得了襄陽，賞軍撫民。隨軍司馬王甫曰：「將軍一鼓而下襄陽，曹兵雖然喪胆，然以愚意論之：今東吳、呂蒙屯兵陸口，常

有吞併荊州之意，倘率兵逕取荊州，如之奈何？」雲長曰：「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布置此事：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，每臺用五十軍守之。儻吳兵渡江，夜則明火，晝則舉烟爲號。吾當親往擊之。」

王甫曰：「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，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。」雲長曰：「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，有何慮焉？」甫曰：「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。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。趙累其人忠誠廉直，若用此人，萬無一失。」雲長曰：「吾素知潘濬爲人，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趙累現掌糧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疑，只與我築烽火臺去。」王甫怏怏拜辭而行。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，攻打樊城。

卻說曹仁折了二將，退守樊城，謂滿寵曰：「不聽公言，兵敗將亡，失卻襄陽，如之奈何？」寵曰：「雲長虎將，足智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堅守。」

正言間，人報雲長渡江而來，攻打樊城。仁大驚。寵曰：「只宜堅守。」部將呂常奮然曰：「某乞兵數千，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。」寵諫曰：「不可。」呂常怒曰：「據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堅守，何能退敵？豈不聞兵法云：『軍半渡可擊。』今雲長軍半渡襄江，何不擊之？若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急難抵當矣。」

仁卽與兵二千，令呂常出樊城迎戰。呂常來至江口，只見前面繡旗開處，雲長橫刀出馬。呂常却欲來迎。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，不戰先走。呂常喝止不住。雲長混殺過來，曹兵大敗，馬步

軍折其大半。殘敗軍奔入樊城。曹仁急差人求救。將書呈上曹操。言：『雲長破了襄陽，現圍樊城甚急。望撥大將前來救援。』



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：『汝可去解樊城之圍。』其人應聲而出。衆視之，乃于禁也。禁曰：『某求一將作先鋒，領兵同去。』操又問衆人曰：『誰敢作先鋒？』一人奮然出曰：『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生擒關某，獻於麾下。』操視之，乃龐德也。操大

喜曰：「關某威震華夏，未逢對手，今遇令名，——
——真勁敵也。」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，加龐德爲征南都先鋒，
大起七軍，前往樊城。這七軍，皆北方強壯之士。兩員領軍將校：一
名董衡，一名董超，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。董衡曰：「今將軍提
七枝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危，期在必勝；乃用龐德爲先鋒，豈不誤事？」
禁驚問其故。衡曰：「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，不得已而降魏；
今其故主在蜀，職居「五虎上將」，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
官；今使他爲先鋒，是潑油救火也。將軍何不啓知魏王，別換一人
去？」

禁聞此語，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卽喚龐德至階下，
令納下先鋒印。德大驚曰：「某正欲與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見用？」

『操曰：『孤本無猜疑；但今馬超現在西川，汝兄龐柔亦在西川，保佐劉備；孤縱不疑，奈衆口何？』』

龐德聞之，免冠頓首，流血滿面而告曰：『某自漢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，不能補報，大王何疑於德也？德昔在故鄉時，與兄同居；嫂甚不賢，德乘醉殺之；兄恨德入骨髓，誓不相見，恩已斷矣。故主馬超，孤身入川，今與德各事其上，舊義已絕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有異志？惟大王察之。』操乃扶起龐德，撫慰曰：『孤素知卿忠義，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，卿不負孤，孤亦必不負卿也。』』

德拜謝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棺材。次日，請諸友赴席，德舉杯謂親友曰：『吾今去樊城，與關某決戰，我若不能殺彼，必爲彼所殺；』

卽不爲彼所殺，我亦當自殺；故先備此棺，以示無空回之理。」衆皆嗟嘆。臨行謂部將曰：「吾今去與關某死戰，我若被關某所殺，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棺中；我若殺了關某，吾亦卽取其首，置在棺內，回獻魏王。」部將五百人皆曰：「將軍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？」

於是引軍前進，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。操喜曰：「龐德忠勇如此，孤何憂焉！」賈詡曰：「龐德恃血氣之勇，欲與關某決死戰，臣竊慮之。」操然其言，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：「關某智勇雙全，切不可輕敵，可取則取，不可取則宜謹守。」龐德聞命，謂衆將曰：「大王何重視關某也！吾料此去，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。」禁曰：「魏王之言，不可不從。」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，耀武揚威，鳴

鑼擊鼓。

卻說關公正坐帳中，忽探馬飛報：「曹操差于禁爲將，領七枝精壯兵到來。前部先鋒龐德，軍前擡一木梢，口出不遜之言，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。兵離城止三十里矣。」關公聞言，勃然變色，美髯飄動，大怒曰：「天下英雄，聞吾之名，無不畏服；龐德豎子，何敢藐視吾耶！關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斬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」

平曰：「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，與頑石爭高下。兒願代父去戰龐德。」

關公曰：「汝試一往，吾隨後便來接應。」

關平出帳，提刀上馬，領兵來迎龐德。兩陣對圓，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：「南安龐德」四個白字，龐德青袍銀鎧，鋼刀白馬，立於陣前；背後五百軍兵緊隨，步卒數人肩擡木棺而出。關平大罵

龐德「背主之賊」龐德問部卒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或答曰：「此關公義子關平也。」德叫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來取汝父之首，汝乃疥癩小兒，吾不殺汝，快喚汝父來！」平大怒，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橫刀來迎，戰三十合，不分勝負，兩家各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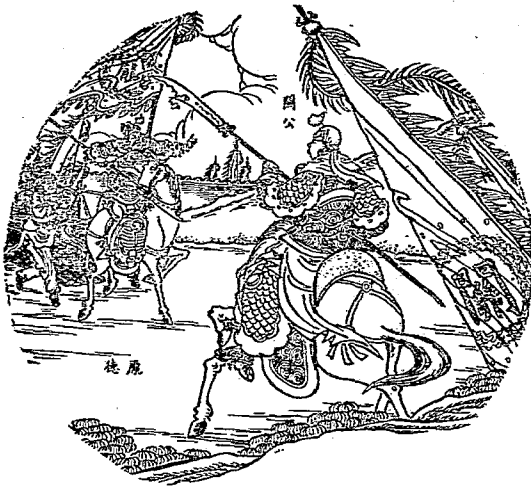
早有人報知關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己親來迎敵龐德。關平接着，言與龐德交戰，不分勝負。關公隨即橫刀出馬，大叫曰：「關雲長在此，龐德何不早來受死！」鼓聲響處，龐德出馬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特來取汝首，恐汝不備，備槍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馬受降！」關公大罵曰：「量汝一匹夫，亦何能為！可惜我青龍刀，斬汝鼠賊！」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輪刀來迎。二將戰有百餘合，精神倍長。兩軍各看得厭了。魏軍恐龐德有失，急令鳴金收軍。

關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鳴金。二將各退。龐德歸寨，對衆曰：『人言關

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。』

正言間，于禁至。相見畢，禁曰：『聞將軍戰關公，百合之上，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軍避之？』德奮然曰：『魏王命將軍爲大將，何太弱也！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，誓不退避！』禁不阻而回。

卻說關公回寨，謂關平曰：『龐德刀法慣熟，真吾敵手。』



平曰：「俗云，『初生之犢不懼虎。』」父親縱然斬了此人，只是西
羌一小卒耳，倘有疎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。」關公曰：「吾不
殺此人，何以雪恨？吾意已決，再勿多言！」次日，上馬引兵前進。龐
德亦引兵來迎。兩陣對圓，二將齊出，更不打話，出馬交鋒。鬪至五
十餘合，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。關公從後追趕。關平恐有疎失，
亦隨後趕去。關公口中大罵：「龐賊欲使拖刀計，吾豈懼汝！」
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，卻把刀就鞍上挂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
箭，射將來。關平眼快，見龐德拽弓，大叫：「賊將休放冷箭！」關公
睜眼看時，弓弦響處，箭早到來，躲閃不及，正中左臂。關平馬到，救
父回營。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，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。德恐後軍
有失，急勒馬回。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滅禁

威風，故鳴金收軍。

龐德回馬，問何故鳴金。于禁曰：『魏王有戒，關公智勇雙全，他雖中箭，只恐有詐，故鳴金收軍。』德曰：『若不收軍，吾已斬了此人。』禁曰：『緊行無好步，當緩圖之。』龐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卻說關公回營，拔了箭頭，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瘡藥敷之。關公痛恨龐德，謂衆將曰：『吾誓報此一箭之讎！』衆將對曰：『將軍且待安息幾日，然後與戰未遲。』

次日，人報龐德引軍搦戰。關公就要出戰。衆將勸住。龐德令小軍毀罵。關平把住隘口，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。龐德搦戰十餘日，無人出迎，乃與于禁商議曰：『眼見關公箭瘡舉發，不能動止；

不若乘此機會，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圍。」

于禁恐龐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動兵。龐德累欲動兵，于禁只不允；乃移七軍轉過山口，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。禁自領兵截斷大路，令龐德屯兵於谷後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。

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，甚是喜悅。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謀，即報知關公。公遂上馬，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，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，軍士慌亂；城北十里山谷之內，屯著軍馬；又見襄江水勢甚急。看了半晌，喚鄉導官問曰：「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」對曰：「罾口川也。」關公喜曰：「于禁必爲我擒矣。」

衆將未信。公回本寨。時值八月秋天，驟雨數日。公令人預備

船筏，收拾水具。關平問曰：「陸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」公曰：「非汝所知也。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，而聚于罾口川險隘之處；方今秋雨連綿，襄江之水，必然泛漲；吾已差人掩住各處水口，待水發時，乘高就船放水，一淹樊城，罾口川之兵，皆爲魚鱉矣。」關平拜服。

卻說魏軍屯於罾口川，連日大雨不止。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：「大軍屯於川口，地勢甚低；雖有土山，離營稍遠，卽今秋雨連綿，軍士艱辛。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，又於漢水口預備船筏，偷江水泛漲，我軍危矣。宜早爲計。」于禁叱曰：「匹夫惑吾軍心耶！再有多言者斬之！」成何羞慚而退，卻來見龐德，說此事。德曰：「汝所見甚當。于將軍不肯移兵，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。」

計議方定，是夜風雨大作。龐德坐在帳中，只聽得萬馬爭奔，征鼓震地。德大驚，急出帳上馬看時，四面八方，大水驟至；七軍亂竄奔走，隨波逐浪者，不計其數；平地水深丈餘。于禁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。比及平明，關公及諸將皆搖旗鼓譟，乘大船而來。于禁見四下無路，左右止有五六十人，料不能逃，口稱願降。關公令盡去衣甲，拘收入船，然後來擒龐德。

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，立在隄上。見關公來，龐德全無懼怯，奮然前來接戰。關公將船四面圍定，軍士一齊放箭，射死魏兵大半。董衡、董超見勢已危，乃告龐德曰：「軍士折傷大半，四下無路，不如投降。」龐德大怒曰：「吾受魏王

厚恩，豈肯屈節於人！遂親斬董衡、董超於前，厲聲曰：『再說降者，以此二人爲例！』於是衆皆奮力禦敵。自平明戰至日中，勇力倍增，關公催四面急攻，矢石如雨。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。德回顧成何曰：『吾聞一勇將不怯死以苟免，壯士不毀節而求生。』今日乃我死日也。汝可努力死戰。』

成何依令向前，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。衆軍皆降，止有龐德一人力戰。正遇荊州數十人，駕小船近隄來。德提刀飛身一躍，早上小船，立殺十餘人，餘皆棄船赴水而逃。龐德一手提刀，一手使短棹，欲向樊城而走。只見上流頭，一將撐大筏而至，將小船撞翻，龐德落於水中。船上那將跳下水去，生擒龐德上船。衆視之，擒龐德者，乃周倉也。倉素知水性，又在荊州住了數年，愈加慣熟，更兼

力大，因此擒了龐德。于禁所領七軍，皆死於水中。其會水者料無去路，亦俱投降。



水淹七軍

關公回到高阜去處，升帳而坐。羣刀手押過于禁來。禁拜伏於地，乞哀請命。關公曰：「汝怎敢抗吾？」禁曰：「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憐憫，誓以死報。」公綽髯笑曰：「吾殺汝，猶殺豬狗耳，空污刀斧！」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，「待吾回，別作區處。」

發落去訖，關公又令押過龐德。德睜眉怒目，立而不跪。關公曰：「汝兄現在漢中；汝故主馬超，亦在漢中爲大將；汝如何不早降？」德大怒曰：「吾寧死於刀下，豈降汝耶！」罵不絕口。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。德引頸受刑。關公憐之，將他埋葬。



7.01
9.3
86